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孟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大悲懺堂記

唯佛法身無際全體而爲衆生衆生妄想無
際全體而爲生死之妄業妄業不消故衆生
苦海亦無際而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
由以竭苦海消妄業而出生死證本際也是
故觀音大士稱法界心行大悲行潛入一切
衆生妄想海中而爲之濟度說陀羅尼令其
持誦薰修欲令衆生出苦海見本法身登涅
槃岸此大悲懺法所由立也其咒本出灌頂
部乃中道法身所流是爲毘盧心印始于四
明尊者準大悲經之所創立其來尚矣良以
衆生藏識幽闊非祕密心印不足以破之是
爲脫苦之良藥也真指滿公受教于雲棲藏

修南岳志以懺法爲佛事信奉者衆既而之
廬岳結隱單棲願廣此法以度四衆故建懺
堂以示薰修之儀堂既成乞記于老人乃謂
之曰一切衆生皆本法身旣迷而爲生死業
海令以法身心印而薰變業性是以水投水
似空合空但有信者于生死苦不期出而出
矣公以大悲心爲苦海舟航之慈楫以人人
本有之法而指示之如以甘露灑焦枯而清
涼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法性無盡衆生界
不可盡此法亦無盡又何以永永爲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廬山禪林蒞布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爲幽
勝俗呼仰天坪以其高而無上也昔爲虎狼
之巢有雲中寺乃敬堂忠公所創建也師諱
法忠本歙人年十九禮杭之靈應達機和尚

爲弟子執爨三年思大事未了遂依講肆聽了義諸經猶以文字爲障礙渡江之少林依大千和尚參達磨西來之旨居十載尋之京師復禮徧融諸大知識印決心要因之五臺會予與妙師心知爲法門之傑予去東海妙

卷六

師歸廬芽因拉師同往居三年諸所建立多

咨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幾而轉匡山初結

菴講經臺居三年以往來爲煩仍遷五老峰又四年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以居之草衣木食十方英靈衲子多集師脫形骸

卷六

無爾我以道相忘不設規繩無約束人人自律不以世俗標榜四事任緣闕則親行乞以供之雖寸絲粒米咸以衆爲懷精練三業稟明一心居二十二年遂成叢林後爲團瓢以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好栽松

計十餘萬章冀化龍以紀年也予自南岳來遊茲山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老矣幻化人世任緣住此山三十年矣今浮光不久即此道場雖幻緣所成本意爲十方龍象設非爲區區一已乞師一言以爲志予喜而歎曰大哉師之心乎經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爲懷也西江有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是祖以十方爲心也惟師生平志在無我故隨所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

卷六

之十方是究竟無我其有能克紹其業赤身擔荷者能以師心爲心苟志于道豈無豪傑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光水流風動皆演無我之法音師廣長舌相當住而不泯也其常住相代別有券非予所筆略記師

生平始末以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廬山之南刹竿相望具谷之大者曰棲賢巖
壑嶺峯林木蓊鬱太乙漢陽桃林諸峰叢列
雲中衆水會于巨澗中有寺曰萬壽蓋唐僧
德英所建爲禪掘也歲久而毀我明正統間
僧明安重修今亦圯矣禪人慧楞緝而居之
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坌薄觸淒
然蒼蘚古瓦間也楞因發願重新乞予爲疏
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孝廉涂君
世延以前身爲僧因字曰悵來志不忘本也
見疏興心遂先倡于衆施金若干聖持歸以
莊嚴金像殿宇煥然一新山光掩映若睹毫
彩於靈鷲爲人天說法時也仍乞予記之曰
夫佛者覺也爲生靈之大本即衆生知覺之

自性也人有此心則人皆有此覺覺則衆生
即佛不覺則佛即衆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
三無差別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飭金木之幻
形實所以開自心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
爲僧是欲望躋覺路者也今轉爲此身是欲
覺而復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特傍無
呼振起者耳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羣迷
或一棒一喝之間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
即所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
一疏不減臨濟德山之棒喝涂君一觸而悟

本來即能現八相干目前圓三祇於當下可
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善男女等即靈
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世生生
十夢宅中遞相呼斥必皆至大覺而後已是
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又豈值施不擗之財飭

幻化之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少金剛終竟透皮而出甚言性真之不昧也請記之以爲他日法門券

嘉興平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平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修置齋僧田七十畝以永供三寶是爲常住丁口歲慧公入寂遺囑弟子智達無替乃業達來匡山受戒且請老人爲記之曰凡世之稱田者以種子有所託而不朽者生生無窮也故孝順父母爲敬田拔濟貧苦爲悲田供養三寶爲福田世人捨此而修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所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焉後之守此三田而不力耕有所荒穢者失敬則逆失悲則盜無福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有不及念及此者不唯非人亦非佛弟子矣

然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智種靈苗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冀否則墮爲焦芽敗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聖祖龍飛淮甸肇迹滁陽山川之靈固已久矣全椒當郡之西雖彈丸黑子僻在一隅爲滁之奧猶寸玉也藏輝歛潤向舍而未暢若陽春之發育蓋有時焉我明二百餘年嘉隆之際文運始開時猶朱明之會也今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惟附郭之間鐘鼓相聞即窮鄉下里奉佛齋心者蓋連比也豈非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耶邑城之水自西而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爲邑之水口當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門而右隄平行則水泄無制氣散而中虛若天有闕也里人

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發心建佛刹於河北之滸正殿山門齋堂厨庫居然一勝道場其

形勢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瀦不傾

而施有餘也菴既成走廬山言其事且問額

于予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

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聖壽保

斯民亦大昌于王化同躋仁壽而登極樂之

鄉也故略記其事且爲銘曰

聖祖龍飛兮滌之陽維茲椒丘當西之岡外

磧中腴蘊靈抱奇如石之玉含潤藏輝天道

默運如春在華三陽交泰發英吐葩文運一

轉法化同流天機人心如水載舟三水會合

捍門爲峙獨有一拳如闕右臂爰有斯人天

光忽發于河之滸建茲梵刹殿宇巍峩斯民

保障鐘鼓韞錙法音嘹亮見者歸依聞者欣

矣

六

悅頓置斯民于極樂國道化旣流文運實昌
莫茲遐福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寂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

勞門爲普賢行無一法而非佛事要在緣會

方興得人乃見此五濁世中建立法幢之不易

予觀金沙之東禪概可見矣按邑乘治東

三里許有古刹舊名新興禪院肇建于唐光

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篤忠顯慶

院後名東禪廢于元末國朝重興久亦墮于

荒榛茂草萬曆庚寅冬達觀禪師書經於于

王二氏園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草

莽中得斷碑湊而讀之乃知爲大觀間貢士

路亦臨所撰鐘樓記也達師補其文而存之

於是遂發興復之願達師去弟子堅音修慈

古潭如清願肩爲十方院時麥浪中敗屋三楹爲黃冠耕藝所也清公即就處水齋以發衆信頃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堂三楹卜萬曆辛卯八月廿八日上梁雲翼登鄉薦報至遂捐坊資充修造壬辰雲仍特

五美

七

選應貢及癸卯太史從子懋鋗捷壬子懋鋗捷坊資各如例于是建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堂名三楹先因達師弟子密藏開公募供禪侶遂成道場清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咒種松冀成叢林未幾清公去繼者或去或化乃請蜀高原法師原又去遂以徧弟子浪哩海耀爲住持耀則有志盡命豎立焉會修茲至遂與法侶海印道成輩議建法社遵佛三學宗經律論經則法華律則梵綱論則起信先以讀誦受持爲業熟則如說修行然定主止

觀妙宗專于淨土社名青蓮耀公主之此末法一最勝法緣也約既就太史從子鏡承父宇望遺命捐百金以助初始庚戌間太史乏嗣欲捨宅爲寺乃賣別業千餘金悉捨爲修建資凡造正殿三楹西方殿三楹新禪堂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日洞見居然一木道場也殿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倣唐貫休畫本漆布爲質脫沙爲之精妙絕倫爲世一代申品初以舊堂爲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北以太史精于形家故也癸丑秋太史不幸捐館遺命以已像供于寺願爲伽藍如南宮之于鶴林也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社以休老焉予以弔達大師未了緣喜而應之以是年冬十月至居無何即之雙徑明年丁巳春予志投老

歸匡山耀公涕泣攀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
緣欲去予在匡山聞之亟遺書留本懷印公
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皖城至衆信喜爲本
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備
述始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
約永爲十方常住予爲撫然而歎曰自古建
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爲然而叢
林亦以之且夫法王御世以安樂行爲家範
以梵網戒爲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
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其人存政舉固在得
人何如耳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數劫捨
身命而求菩提即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年凍
餓博得人天供養以贍後世兒孫即如茲刹
建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思及
此身毛皆豎雖粒米葷菜皆金剛屑何忍不

孟六

八

歸匡山耀公涕泣攀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
緣欲去予在匡山聞之亟遺書留本懷印公
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皖城至衆信喜爲本
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備
述始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

耀泥犁妄造黑業乎後之居此者但求明信
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以
生死大事爲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爲記
新安仰山寶誌公畫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奇秀甲東南而仰山特幽勝乃

梁開山爲寶誌公道場顯名于唐寂禪師久
廢無聞焉里俗素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
禱雨祈嗣災祥求之立應故崇祀不絕隆慶
初守靜暄公習頭陀行精苦異常遠近皆化
原中巨姓聚族而謀請公興復仰山公從之
奏九
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草莽荆榛中而區內山
場皆歸有力者公乃先募衆姓山下田以易
其地率弟子性玉性覺棲風沐雨披草萊翦
荆棘而爲之不十餘年撤舊鼎新遂成一大
道場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內人人知有三寶

矣寺旣成父老相傳有誌公畫像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萬曆辛丑金陵報恩修舍利塔匠氏得於金頂寶鏡中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有三子各分其一未幾李卒仲季二子日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之玉覺二公得之以爲神物久之伯子家火速戒家人棄像而捨券及檢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遂怪以爲鬼物越數年伯子遠行歸途失道誤至山下菴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留頃之一客揖而問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然光不知其故遲數日衆赴齋光又後頃之前客至光與之坐客曰先人爲石工修報恩塔得誌公大士畫像三幅分兄弟三人前兩弟者已歸上刹矣小子所藏者家三被

火棄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將與前二合併耳光受而展之則見額載武帝敕賜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前所愕者怪其名同也泰昌改元嘉平月靜光來匡山授戒具悉其因緣予聞而甚異之惟大士應身無量然皆一遇而化獨現誌公比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士真屢易不肖大士以指剗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乃知其爲化身也傳載存日多往來于潛山太湖之間然未聞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瓦缸爲龕葬于鍾山之陽我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于山中上自定之啓土得瓦龕開視見肉身如生又髮長滿手託一板題曰梁寶誌公聖祖大異之乃移葬于山東之靈谷建塔寺以奉之立像于城中雞鳴

寺設春秋祭祀以麪爲犧牲太常典禮至今
如一日不謂於仰山荒榛荆棘中放光現瑞
足見至人應化無方神妙而不測也予循覽
三像因緣前二像其一乃生前封號敕其一
乃身後武帝讚五^六必僧繇手筆其後一額有金
字敕載大士七滅後武帝思之乃賜銀十萬八
千兩命工部侍郎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
造殿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并
大士爲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
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
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元非
一處也然梁至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
仰山父老何從聞而知之耶此其可怪一也
况千百年間更朝換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
公府民業遞散不常何三像竟歸天府毫無

矣

十一

虧損此二也報恩塔建于永樂宣德間內藏
豈無他寶而以三像置于空中且像旣歸塔
頂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于今日耶
此其三也然像安塔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
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修塔之日此其四也
縱像從塔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
望焉豈期石工爲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
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
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於大士生前
身後而歸亦如次道場成而圖乃現藉使靜
光之名不同亦無以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
也故予聞而甚異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
形益物法身湛然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
不壞歷千古而不泯常住於蒼崖石壁以發
蔑戾之善根新安佛刹特興于仰山僧寶始

現暄公而誌公畫像完歸則在玉覺二公及靜光諸孫梵刹重新之日孰非我大士法身常住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哉予故委記之以示永久使觀者因三像因緣知大士感應之妙庶有以發信心而續慧命也

廣東光孝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銘

并序

佛法入中國教自白馬西來從陸而至雒陽禪泛重溟由水而至五羊豈以性海一脈潛流于大地耶自晉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建梵刹種訶子成林故號訶林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止訶林立戒壇于林中識曰後有肉身大士于此授戒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攜菩提樹植于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于此出家及我六祖大師出黃梅衣鉢剃髮菩提樹下實應其識遂從智光律

真

十二

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乃歸曹溪禪宗實自此發原也戒爲成佛之本大師開化于曹溪則以戒壇爲根本地弟子往來于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鉢中出千百年來香燈供奉如生造化密移世道不古久之僧不知有戒人不知有壇清淨覺地化爲狐窟歲月更歷幾易其主矣萬曆丙申春予蒙恩從海外開法于壘壁間樹下弟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受教博士弟子亦多歸焉越七年壬寅諸弟子相聚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本地奈何湮沒蕪穢忍坐視乎炯逸募資鳩材居士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不期年而落成予去五羊越八年逸老匡山炯逸從遊未離猶然依棲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之師老矣願惠一言以

記之予爲之言曰法性海中本無出沒常寂
光土安有去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淨穢隨
心所謂道在人弘法因機感此千載一時起
廢光前自有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
詎非在昔之人後之來者寧無今日之衆耶

真

此佛種從緣塵劫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

十三

也乃爲銘曰

大海潛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脈自南而至爰
有至人訶林肇開戒壇剏立待聖人來菩提
無樹根栽于戒佛種從緣枝葉是賴百七十
年符讖不虛從獵隊出培此根株袈裟出現
須髮自落堂堂應真光明透脫法雷一震法
雨霧靄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旣繁集者
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旣柢根本不
固故金剛地棲此孤兔大運循環無往不復

昔人適來還我故物寶掌一開取如探囊法
幢重建斯道用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
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旣復如出礦金盡未來
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惟此道場
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記

楚爲漢南一大都會當天下之衝方外鏹錫
往來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景之地則
長塗困頓風雨饑寒孰過而問焉非月公以
身命布施則曷能爲此傳舍哉公諱真月晉
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宋氏感異兆
而娠年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武當
參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詔名真
月執侍未久即入終南百草坪巖居菜羹飲

水而壁九年未有所悟入尋出山行脚徧歷諸方參請知識者二十二年復之伏牛煉魔場打長七三月至是心有發明乃乞印證諸方萬曆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聞和尚心相契可以大光字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爲行不

卷六

十四

踐實仍打餓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年已而隨
師禮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往
來無所棲泊遂志建接待處乃持鉢行乞至
東郭雙峰之下有古刹盡廢唯白衣大士像
壅泥土中公悲痛良久即稱名祈禱願興復

卷六

十一

馬于是坐荒榛中不食者二十七日絕而復蘇復水齋百日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公律己甚嚴自甘淡薄粒米莖菜與衆同之接納無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日益信重不十年間遂成叢林予丙辰夏自

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爲真實也原夫衆生所以常寢生死者以其有我而爲障也菩薩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衆生自度矣我人旣空則衆生界盡衆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一切聖凡因果
卷
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前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一滴以知大海

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前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一滴以知大海

睹一隙以見太虛由是有以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以勒貞石爲法門將來者勸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奇絕處也有寺名長慶創始于唐長慶稜禪師過化于此遂爲名刹相沿至胡元燬于兵久廢爲民業我明萬曆己酉有僧名性念者遊方至此睹其山境清絕發心重興比有塘西劉氏捨其基園泊崇山劉氏施材鳩工始創蘭若爲藏修所越四年壬子念請達觀禪師之法孫古愚拙公遂禮爲師公竭志重建即率其徒性聽等苦心戮力募化資佐頃之拙公之父與其弟素業儒一旦發出世心盡捨其家資數百金以助莊嚴遂成道場佛殿禪堂齋廚山門無不畢備旣而公之父弟俱剃髮披緇

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精修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愍悠感忠懲恣想等皆其徒也咸有力焉寺成予至匡山拙公來參問法要仍樂單棲誅茅結廬于五老峰下獅子巖望五乳眉目間也以不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具述因緣乞予爲記予喟然歎曰法界皆從緣起也故曰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是知大地山河皆一真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藝
十六

在緣之會不會耳茲山當長慶未至時奇峰絕壑唯草木蒙茸猿鶴嘯唳蛇虎縱橫而已及長慶一過遂即建法幢使見聞瞻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山林草木一切音聲皆爲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及緣散

而滅猶然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勃
始由于性念緣會由于拙公克成則實資于
學南父子一家際會豈小緣哉經云想澄成
國土今之興者施者助者居間而效力者苟
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頓成不朽之勝事使
山林草木同放光明超越前修而若是耶後
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一草一葉盡爲
金剛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
永爲菩提道場晨鐘夕梵永祝聖壽無疆矣
如是建立又豈可人天有漏而擬議耶因述
其始末因緣以昭來者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華云毘盧遮那偏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爲
莊嚴我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爲三大士
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爲寶

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
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塗疲乏非化城暫息
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爲第一
最勝行也吳江爲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適
當其衝寺建于宋紹熙間僧寂照開山額承
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萬
曆初僧了空重開接待院尚書五臺陸公中
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捐資建禪堂立永
遠十方常住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至庚
戌海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
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
禪師久過化于此法緣最熟勤公立行端確
不忝其嗣一方雅重之叢林日益振念法門
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建普同
塔此爲最勝悲行也諸護法者爲久遠議設

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于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爲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爲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仰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爲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鳩毒纔沾著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爲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爲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饑償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之不爽者可不爲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

三六

十八

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爲永永福田爲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私毫不昧因果則爲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爲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益廣則爲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爲因圓滿毘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于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參知識別求玄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弔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歎此功德最勝故詳爲之記

普度菴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宜楨字彥周幼業儒懷材不售每念人生虛幻徒碌碌耳思所以求出苦之方發心向道歸依三寶見龍舒淨土文歎曰此迷方指南也隨得雲

棲彌陀疏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即發願長
齋繡佛屏絕家緣專修淨業三年于茲矣因
思法門廣大以普度爲心建精藍一所奉觀
音大士像顏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
喜心同結出苦之緣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

居士遠來參禮請爲之記予聞而讚曰善哉

廣大之心也惟此佛性聖凡同稟靈動含靈
皆共有之第迷之不覺日用而不知將此佛
性變爲妄想造貪瞋癡恣殺盜淫妄種種惡
業自取三塗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劫無由出
離且如殺他生命取其血肉以資口腹即一
食之間一器之內傷百千萬生之苦矣何

況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况多業
乎積業既深且廣是爲苦海苟無舟航濟度

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以諸佛菩薩
悲愍愚迷出于世間現種種身而爲度脫我
觀音大士三十二應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度
即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出苦由是觀之居
士之心即大士之心以慈悲而度衆生即大
士之應身也此方居人不下十餘萬儻因此
菴而得度脫即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
連鄉比邑至于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
使人人改惡遷善皆爲極樂國土矣則此普
度之設如陽春一葉耳人同此心凡見聞隨
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亦一大事因緣也
是爲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奧區去邑之
西四十里有山最高者曰蓮華峰逶迤而下

突起一巒曰寶峰林木蒼鬱清泉繞帶千峰
環翠居然最勝處也其地高敞先是父老傳
聞忽生金蓮數朵知可爲道場萬曆丁未了
此曉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干上額曰金蓮

公一日感病恍然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

美

二十一

頃即化爲西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

善惡隨心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修持

專心持誦華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

方感化予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同難名

道公來謁乞一言以紀其事予謂之曰山河

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

拈一莖即建梵刹況修崇殿宇僧坊種種具

足者乎此實從金剛心之所建立也然既能

以一心變荆棘而成寶坊亦可以變道場而

爲業海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

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

永永常住不動不壞若以安居如意四事現

成縱放身心黃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壞

常住者是以袈裟換毛角以寶地易泥犁可

不懼哉了此俗姓廖氏爲昌之望族十八出

家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揚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法門之勃自晉謝安

捨宅爲寺延覺賢尊者譯華嚴經故名小興

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送水問之曰

美六

王

龍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

嘉隆間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

學者多往來首座寶堂璋公挂錫于此璋法

孫靈裔燈公往受業于先法兄雪浪之門精

修白業一時鄉薦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

于慈悲之行結念佛放生社以月八日爲期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有地冀且垂化于永久也乞予爲記予聞而讚歎曰此吾佛所說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聞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衆生均賦而同稟者裴休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爲佛迷之而爲人顛倒而爲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間普爲開示使令悟入方便多門唯念佛最爲

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放多生然放一生即成一佛是則頓使胎卵濕化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悉入于無餘涅槃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爲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令見聞隨喜者一瞻一禮興起普濟之心則同體之悲益廣而成佛之真種益深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是爲記

高郵州北海臺菴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衆生無處不徧在
壬
癸
我震旦國中以三大名山爲法身常住道場而峨眉僻處西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爲十方衆僧之所歸宿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運河之畔縣

絕中塗雲水所過足無停景路長人倦日莫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拔之仗佛真

塗窮風晨雨夕躡雪履冰有漏之軀飢渴所逼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行脚之無告者非一人一日也有居士陸饗者發心建接待菴一座爲暫息之所慮供贍無恒募衆置田百八十畝取所獲以充鉢盂于是來往縉流勞者得息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者如歸家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逸老匡山居士來歸乞爲之記予欣然爲之言曰一切衆生皆執我相唯以利己爲心雖草芥縷縛視如九鼎靡不爲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濟之心乎惟吾佛說菩薩大心純以利他爲任所行六度以布施爲第一其所施有內外竭盡三等之別外則資財內則身命竭盡則無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爲之方今末法衆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爲難有能一念推及

於此者則爲大心菩薩矣予謂三等之施皆一心也以衆生視財爲命故捨財即捨命苟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捨心纔發則爲竭盡無遺矣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故一念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爲成佛之體能令受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及衆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爲成佛之本也苟能以此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一切衆生皆成佛之時大經云我今于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故也故菩薩萬行攝于六度又以施爲總持以其心大而難能故德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觀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蓋推無我之心之極致也是則此菴雖小足含法界即三大士常住此中而福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

諸居士之名福田志其行也是爲記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音釋

圮	普 覆也	弭	弭 覆也	跔	跔 跔也	蹠	蹠 蹠也	蹠	蹠 蹠也	蹠	蹠 蹠也
上同	同	靡	靡 音橫	鋗	鋗 音橫	昆	昆 音橫	鋗	鋗 音橫	昆	昆 音橫
下音	橫	鋗	鋗 音橫	昆	昆 音橫	鋗	鋗 音橫	昆	昆 音橫	鋗	鋗 音橫

呼淵切日白湧

暖也溫也舶中

慈乞約鷄直禁

大船切步委鳥

遯也第傳

也遯也第傳

也遯也第傳

也遯也第傳

也遯也第傳